

人鱼座的女子

充满冒险的
现代社会的
有一个美丽的
爱情故事
以痛苦的
骗局开始
又以甜蜜的
骗局结束
今天的社会
有美人鱼吗

沈

亚著


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沈亚 著

人鱼座的女子
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

人鱼座的女子

作者:(台湾)沈亚

责任编辑:李荣德

出版发行: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
经 销: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达印刷厂

787×1092 毫米· 1/32 印张 7 插页 2

字数:130,000 199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20,300 册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9-0792-4/I·756

定 价:72.00(全套共拾本,每本 7.20 元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楔子

第一次听到美人鱼的故事是在老家的小阁楼上，那年我六岁，对一切都还懵懂无知，母亲披散着一头乌黑的长发，坐在破旧的地板上，抱着我像说悄悄话般的喁喁私语，告诉我很久以前有一尾善良美丽却可怜悲惨的美人鱼，她爱上了她所解救的王子，牺牲了她清脆美妙的嗓音换来人类的双腿，可是王子却爱上了邻国的公主，最后美人鱼悲伤的落入水中化为泡沫。

当时我凝视母亲哀戚的双眼，因病消瘦苍白的面颊，在夕阳的照射下，心中突然起了一个小小的波浪，觉得母亲似乎她自己口中那尾悲惨的鱼儿，直到很久很久以后，我才知道其实母亲恨透了那尾该死的鱼，因为在她的故事中，她是那个应该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邻国公主，而谁又会知道王子却眷恋着那尾化为泡沫的美人鱼。

没多久母亲像朵缺乏灌溉的花朵般溘然长逝，而父亲突然自他的梦中醒来，发觉他不但失去了他的鱼，也失去了他的邻国公主，他一生的爱恋亦随着母亲的死而消逝，他隐入了永

无止境的追悔之中，到底是追悔不曾好好把握母亲的爱，或是美人鱼的痴？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便远离了童话世界，相信那只是一个虚假不真实的谎言。当然，我严格的警告自己不能成为那尾痴心的鱼，亦不能变成那个天真的邻国公主。爱情和童话一样是不可信的，都只是一个不真实的美丽谎言。

我差点就以为自己成功了。

直到现在，我可笑的发现或许世间真有轮回，可是——去他的！为什么是我？

我不想化为泡沫，更不想抑郁一生，我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？最糟的是，我根本不喜欢我的王子。

荆泰生

人鱼公主在她成年的第一天得以离开宫殿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她在未知的世界里解救了令她怦然心动的王子。

而我——我解救了他即将倒闭的公司却是因为一个骗局，很显然的，这是一个既不美丽又不浪漫的开始，我猜就是因为如此，‘我才会误以为这是一个对我没有威胁的故事！

荆泰生

人
鱼
座
的
女
子

沈
亚
作
品
集

A

她从来不做好事。当然，在行人天桥上丢丢铜板，在戏院门口买买口香糖、和偶尔匿名捐点钱或在预算会中偷偷加上一笔慈善赞助基金，这些对她来说不算是好事。

她怎么会做好事呢？好人总是会吃亏，会被人欺负，好人的下场总是很可怜的，尤其是那种被公认的好人，那种生活根本是无法想象的悲惨！

所以她从来不做好事。

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：她竟然做了？！

荆泰生瞪着自己办公室的门，眼中某种炙热的光芒亮得足以使她在黑夜里被当成外星人。

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会如此愚蠢！桌上应该爬满黑字的文件空白地嘲笑着她，而她又气又恼的“叭”一声用力合上它，面对错误也比面对这种改变来得好！

她真希望这是一个错误！

她真希望是由于她的粗心、她的大意或她的能力不足而失去这笔合约的，可是——

可是竟然不是！她是一时愚蠢把它拱手让人的。

只因为那个老人家看起来如此的可怜，为了他的公司奔波劳苦，却敌不过大企业的庞大气势，只是因为——因为她一时的心软！

她觉得歉疚。

这是她进公司五年多以来，第一次犯这种不可原谅的错误！她是“方氏”的业务经理，她的忠诚也是以“方氏”为第一优先，可是现在她却为了自己的一时心软，而使“方氏”失去了数百万元的生意。

数百万元对“方氏”来说当然不是大数目，可是她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：她的忠诚有了污点！

如果她审判自己的话，这种行为无疑是死罪一条！

更奇怪的是，她一点也没有后悔的感觉。

“泰生？”

一只纤细修长的手指在她的眼前晃了晃，她眨眨眼睛，努力使自己自神游中回来：“群美。”

方群美优雅地坐在她身旁的大沙发上，姿势完美得令人嫉妒，她俏皮的朝泰生微笑：“神游到哪个星球去了？连我敲门都听不见？”

她耸耸肩，挥掉恼人的思绪：“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你不是忙着国际服装秀吗？”

“对呀！可是我听到一个打死我也不会相信的事情，所以

想尽办法赶来探求真相。”

“你这只好奇的猫！有一天你会被盐毒死！”

“多么仁慈的说法，上次你说我是臭鼬，这次很显然有了进步。”她笑嘻嘻的回嘴。

“好吧，有什么事快说？！”

群美乌溜溜的眸子转了转，压低了声音开口：“我爸说你通敌叛国！”

泰生噗嗤一声笑了出来，方董事长是个国剧和武侠小说迷，有时他的形容词真会叫人啼笑皆非？！“那我岂不是死罪难逃了？”

“很有可能哦！你赶快告诉我‘敌’是何人？如果是个风度翩翩的佳公子，我就考虑在我老爸面前说情，饶你不死！”

她又好气又好笑的瞪着群美，群美虽然是国内知名的模特儿，可是有时她真像个孩子，既顽皮又可爱！

群美直直的盯着她催促着：“快说嘛！”

“我才不要告诉你。”

“荆泰生？！”

“我有不说话的自由。”她一脸正经。

“那我有说话的自由喽？”群美邪邪的笑笑：“我到商业周刊上去刊登你伟大的善行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——”

泰生掏出她的白手帕摇了摇，群美一脸得意的坐在沙发上等着她开口。

“你真是一点也不优雅，”她咕哝着。

“快点说！你要是再不告诉我，我还会更不优雅！”她要
胁。

泰生叹口气，把事情的原由告诉她，一边仔细看着她的反应。

“就这样？”群美怀疑地斜睨她：“没有王子？”

“我又不是公主。”

她不悦的撅起完美的樱唇。“一点都不好玩，原来还以为
你终于有救了呢！”

这次轮到泰生笑咪咪的开口：“真遗憾啊！”

群美手支着下颚，斜睨她的好友：“既然对方不是什么王
子级的角色，那你干嘛大发善心？”

泰生整张脸蛋登时垮了下来，“要是我知道就好了。”

“那些有资格让你大发善心的男人全成了你的俎上肉，现
在你反而对一个小老头儿做好事！”群美摇摇她美丽的头颅：
“我该说什么？”

“滚出去？”她充满希望的建议。

“多么美妙的想法！真希望我能这样说！”她哀怨的看着
她：“我爸老是说你比我更像他的女儿，而我哥——”

“我认输可以吧？”泰生摇摇头：“你应该去当主持人的，口
才无人能敌！”

群美狡狴的笑了起来，捉弄泰生比什么都好玩，她的生活

实在太严肃了！她一直希望她的哥哥方群智能把泰生追到手，可惜泰生的心防固若金汤至今无人能破，如果不是她的家庭——也许她不会这样？！

哎！有时候造化真是弄人！

韩拓半躺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，一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斑驳的天花板，似乎上面有什么稀世珍宝似的。

他很高，运动员般的体格完全不像坐办公室的人，反而更像终日在阳光下生活的男人，随意而悠闲的姿态中总有一股逼人的爆发力潜伏着。

他不帅，但深刻的五官和漆黑凌乱的黑发配合起来，却是个十足的男人，粗犷大胆的男人。

狭小的办公室似乎容不下他的宽肩长腿；而他却安适得仿佛他置身天堂。

“韩拓！”孙伟平手中握着一份合约兴高采烈的冲进来：“韩拓！”

“啥事？”他懒洋洋的抬头。

“合约到手了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他转过头，重新研究天花板。

“真的！白纸黑字写得一清二楚，我们拿到了！”他将合约晃到他的鼻子前。

韩拓瞄了瞄上面的字，突然一跃起身，动作快得让伟平根

本来不及闪躲，二个高大的男人顿时撞得东倒西歪，跌坐在地毯上。

“怪怪！好家伙！真有你的！你真的弄到手了！”他大笑着拍伟平的肩：“没想到我们居然从‘方氏’的手上抢到这纸代理权了！”

“不是我。”伟平拍拍衣服上的灰尘站起来。

韩拓也站了起来，笑意未褪的看着他：“真的？那是哪个能干的小家伙办的？我们好好鼓励他一下！”

伟平似笑非笑的瞪着他：“不是公司的人。”

“什么？”他狐疑的看着他的老友，笑意褪尽，他大声的呻吟起来：“不！不要告诉我！”

伟平忍不住地捧腹大笑起来，韩拓这种表情非常少见，可是每次一看到他就会忍不住想笑。他笑得眼泪都掉出来了，边笑还边喘气：“来——来不及了——”

“该死！”韩拓狠狠的瞪着伟平：“你能不能不要笑了？”

伟平一看到他的脸又不可遏抑的大笑起来，韩拓徒劳无功的眯着他，好一会儿终于也忍不住放声大笑！

韩拓站在铁门外，手按着门铃不放，颇长的身躯闲闲的倚在墙上，一点都不像在等任何人来开门的样子。

他已经按着门铃不放至少有五分钟了，再按下去铁要换一个门铃，有时候他会觉得里面住的一定是《木偶奇遇记》里

面的那只蜗牛。

门拉开一条缝：“谁啊？”

“嗨！爸！是你儿子。”他朝他父亲恭敬地笑。

“我生病了，不宜见人。”苍老、沙哑而且委屈的声音，如果韩拓不是如此的了解他的父亲，他甚至会以为老人眼中闪动的光芒是泪光！

“既然生病了，那当然应该有人来照顾你啊，我是你儿子，你不能拒绝独子的孝心吧？”他哄道。

老人犹豫一下，终于小心翼翼地打开门放他进去。

凌乱的客厅杯盘狼藉，小茶几上残留着未喝完的汽水、啤酒和花生米，电视里仍播放着警匪枪战片。

“生病了？嗯？”他挑高两道浓眉，似笑非笑的瞅着他的父亲。

老人神情闪烁，却又理直气壮的开口：“生病的人当然也可以看电视和吃东西，让自己得到最舒适的照顾！”

“我看不是吧！你根本不打算让我进来，是怕门铃再被我按坏才来开门的对不对？所以才会来不及收拾东西。”

“才不是！我为什么要怕我自己的儿子？你总不至于弑父吧！”

韩奇风远远的坐在另一边的沙发上，小心翼翼的看着自己高大的儿子。

“咦！我没说你怕我啊！爸，你怎么这么心虚呢？”

“又在套我话！跟你老妈一个样子！”他咕哝。

韩拓自怀中掏出合约：“别装了！爸，又是你干的好事！这次你又骗了哪一个可怜虫？”

他眨眨眼睛，得意的神情在脸上闪过，他无限委屈的开口：“你真不孝！怎么可以对自己的父亲说这种话？我又不是骗子？！”

你正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骗子，

韩拓瞅着他的父亲，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！韩奇风玩这种把戏至少有大半辈子了，可是他似乎乐此不疲，从别人手上骗得一些东西给了他极大的成就感，可是这次实在太过份了！

“你如果不坦白告诉我，那我就找妈来。”他要胁。

“你冤枉我！”老人指控。

“我冤枉你才怪！如果我冤枉你，那这份合约是从哪里来的？‘方氏’会平白几百万送给我？”

“那是因为我有商业天才，英国公司相信我。”

韩拓好笑的看着他父亲：“爸！你我都清楚，你什么都可能有，就是没有商业天才，你连买东西的钱都会算错！”

“谁说的？”韩奇风气急的瞪着他高大的儿子：“我有！”

他耸耸肩表达了他对这句话的看法：“不要扯开话题，这份合约是从谁身上骗来的？”

“不干你的事！”老人赌气的坐在椅子上不肯开口。

“不干我的事？嗯？”他窃笑地拉长尾音。“这可是你不打

自招!”

老人呆愣半晌:“不孝子!我这样做全是为你好,你不但感激我救了你那间破公司,反而回过头来咬我一口!”他咕哝。

“爸,要我说几次你才会明白我的破公司没有快要倒了?”他耐心的解释,仿佛眼前是一个顽劣固执的小孩:“我的公司看起来虽然不怎么样,可是它的营运很正常!”

“伟平说银行不肯给你贷款,因为你没有固定的客户,你的公司岌岌可危!”

孙伟平!他在心里咕哝,终于不太情愿的承认:“好吧!不是很好——”

韩奇风脸上现出胜利的神情:“这就对啦,天下父母心,我怎么舍得我的独子受苦呢?所以我做的一切都是有理由的!”

韩拓撇撇嘴:“你到底要不要告诉我你骗了哪一个倒霉蛋?”

他闭紧唇,一脸反抗的神色。

“我要打电话叫妈过来了。”韩拓转了转眼睛,改轻声哄道:“爸,我又不会怎么样,只不过是想谢谢他罢了,你可以信任我。”

老人仍是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,韩拓终于拿起话筒开始拨号。

虽然他表面上仍是一副不为所动的神情,但当他的儿子

拨进号码，开心的喊声：“妈，”的时候，他仍忍不住瑟缩了一下！好狠心的儿子！

夕阳斑斓的光线自厚重的窗帘缝中透了进来，洒了一地的金光，老人枯瘦的身影坐在窗前的摇椅上，双眼视而不见的穿过遥远的时空，沉浸在昔日辉煌的记忆里。

原本盖在膝盖上的毛毯不知何时已落在地上，他穿着颜色黯灰的毛线衣，脸上的颜色和毛衣一样惨淡，如果不是他浊重的呼吸声显示了他仍活着，否则很难自他身上找到其他生命迹象。

荆泰生走进充满药味的房间，一声不响的拾起地上的毛毯盖在父亲的身上。

“爸，我回来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就像往常一样，正常的谈话根本引不起她父亲的兴趣，荆远达只活在过去的记忆里，除了过去的影像，他看不到任何的外界事物，甚至包括他的女儿。

“今天阿珠放假，我们去外面吃好不好？群美说有一家川菜馆子很道地，你会喜欢的。”她蹲在父亲的面前，握着他冰冷、了无生气的双手，试图引起他的注意。

空茫的双眼自遥远的时空中拉回：“我不饿，你自个儿去吃吧。”

“爸！你一直不吃东西，身体怎么会好呢？多少和我去吃一点吧！”她恳求地看着自己的父亲。

他还不很老，可是看起来却像个至少有八十岁的老人，昔日粗厚的黑发，如今只剩稀稀疏疏的几根覆在他的额上，原本强健有力的躯干也只剩下一把瘦骨。

他曾是她心目中不倒的巨人，也曾是她最依赖信任和尊敬的人，可是短短的几年，他老了，衰弱了，而且他永远的失去斗志了！

荆远达混浊的双眼凝视他的女儿，试图自她身上找到亡妻的影子，可是她如此的酷似自己，竟看不到半点她母亲柔美的面容。

他轻叹一口气，摇摇头：“你一点都不像你妈……”

泰生咽下心中的苦涩，每次听到他说这句话，总会让她感到无可言喻的痛楚！

因为她一点都不象自己美丽的母亲，所以她一直得不到父亲的关注。如果她很象自己的母亲，那父亲的眼光是不是会多在自己身上停留一会儿？

“爸——”

“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下。”他重新将眼光定在过去的某一点，在里面寻找他失去的欢乐与爱，将自己的女儿摒弃在外。

荆泰生沉默的站了起来。